

27 討靳之役

第二集團軍兵出潼關以來，軍勢甚盛，先後吸納不少雜軍，但這些隊伍不過是暫時依附，保存實力，靜觀待變，馮玉祥難以指揮調度。豫南的任應歧不接受馮委的番號，更不聽指揮，與馮僅是合作關係；豫中的靳雲鶚雖被馮委以第二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之要職，但仍與馮離心離德，各猜拳經。

馮玉祥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致李烈鈞電中，大發牢騷：「於是，河南有五十萬大兵皆來掛我旗號：不聽命令、



北伐軍第二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靳雲鶚

不聽調遣。有款有衣，即稱之為長官，否則即雞犬亦不如矣！靳雲鶚自號十二萬兵，每月伙食一項，需款三十七萬。劉雪亞之所部八萬，月需二十八萬。任應歧以三萬人，占去八縣。高桂滋以二萬人，占去六縣……如此，動員令下而不動者有之，令其去東而赴北者有之，受他方之秘密運動而來監視者亦有之。若李振亞部二萬，駐於禹、汝、密一帶，逼近隴海路線。靳雲鶚全部，屯於肘腋之地，將抄我軍後路。」（註一）

靳雲鶚（一八七九—一九三五），字薦青，山東濟寧人，前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靳雲鵬之胞弟，保定速成參謀學堂畢業，直系名將。一九二〇年，第十六混成旅駐蹕河南信陽時，靳即與馮玉祥相過從，第一次直奉戰時，靳曾與馮聯手攻打豫督趙倜。第二次直奉戰後，吳佩孚為報一箭之仇，以「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的身分實施「聯奉討馮」。靳身為吳麾下第一大將卻反其道而行之，力主「聯馮倒奉」，結果被吳解職，跑到雞公山上延師讀《孟子》。按說，靳與馮應算是老朋友了。一九二七年初，奉軍以迎戰武漢北伐軍為名，大舉入豫。靳組織「河南保衛軍」抗奉，旋而失敗，南投武漢國民政府北伐軍。五月，馮玉祥兵出潼關，靳又以老關係加盟第二集團軍，任第三方面軍總指揮，自稱擁兵十二萬，駐軍豫中漯河。鄭州會議後，馮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委靳民政廳長，但靳未赴任，據說是因為沒當上省主席，意頗快快。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孫傳芳與張宗昌聯合南下，進迫徐州。蔣介石急向馮玉祥求援。馮即

（註一） 高興亞：《國民軍革命史初稿》（下），六百二十一頁。

電蔣：「在津浦線至少需增生力軍兩萬，以二十日為準備期。是時第二集團軍在前方者只孫良誠、石友三、馬鴻逵三軍，計共不足五萬人；方振武已至襄樊；鄭大章騎兵軍則在荷澤；韓復榘軍尚在洛陽、陝州一帶。而河南各軍，如靳雲鶚、李振亞等部態度不明，處處受牽制。欲調韓復榘軍為攻徐主力，必須陝、甘軍隊節次前移，需有相當之時間。」（註二）

馮玉祥決定調靳雲鶚軍開赴徐州前線，靳以種種理由按兵不動，坐觀成敗。用馮的話說是：「要子彈，要款項，有則開跋，無則不動。若靳雲鶚發三十萬不動，發五十萬仍不動，非但不動，且與敵勾結而謀我矣！」（註三）

馮玉祥不得已，乃命鹿仲麟為東路軍總司令，率楊虎城軍、王金韜師、李元藻師、王鴻恩師、王鈺芬師、常好仁師等雜軍共計二萬五千人馬，星夜馳援徐州，但為時已晚矣。

七月二十三日，北軍攻陷徐州，八月一日，再破南軍於徐（州）、蚌（埠）之間，飲馬長江。十二日，蔣介石宣布下野。

事後，馮玉祥認定靳雲鶚陰與奉張勾結，圖謀不軌，乃決意先發制人，陸續向豫中集結重兵，待機而動。

是時，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內爭又起，桂系「逼宮」，蔣介石下野，龍潭血戰，李宗仁討唐，

（註二） 高興亞：《國民軍革命史初稿》（下），五百九十五頁。

（註三） 高興亞：《國民軍革命史初稿》（下），六百二十二頁。

張發奎討桂，李濟深討張，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國民黨自顧不暇，北伐的事一時也顧不上了。

八月二十六日，孫傳芳軍強渡長江，攻陷龍潭。李宗仁指揮南軍全力反攻，三十一日，大敗江南孫軍，取得「龍潭大捷」。

馮玉祥乘孫傳芳新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豫發動「討靳之役」。

一九二七年九月五日，馮玉祥命令第九方面軍孫連仲部與第一方面軍孫良誠部分別由南、北兩個方向，沿京漢線夾攻漯河、郟城之靳雲鶚軍；第三方面軍總指揮韓復榘著派第六軍（韓兼）兩個師至登封、臨汝附近。三十八軍（張聯升）一師分駐自由、汝陽一帶，限六日下午六點以前到達指定地點，目的是牽制李振亞部，不使援靳。若該部出城野戰，當全殲之；東部鄭大章騎兵軍由尉氏、鄆陵向臨穎抄擊。

七日，馮玉祥下總攻擊令。第一方面軍孫良誠部由北向南進攻，十一日，占領漯河、郟城。第九方面軍由南向北進攻，十二日克復西平。靳軍殘部向上蔡、項城方向潰退。

八日，第三方面軍韓復榘部占登封（少林寺即在登封縣），九日下白沙，圍李振亞兩萬人於禹縣。馮玉祥於九日簽發〈令韓復榘解決李振亞部電〉：「李振亞盤踞禹州有年，所到處處淫燒殺，

實國家之蠹，人民之賊。此次受靳氏唆使，首先發難，更屬罪不容誅。該總指揮需負全責，將李逆根本消滅，為民除害，樹功黨國，是為至要，此令。」

二十日凌晨五時，善於夜戰的韓復榘軍攻占禹州，李振亞率殘部二千餘人南遁。韓軍各部窮

追不捨、分途截擊，擄獲槍炮子彈、輜重車馬甚多。

李振亞是豫西巨匪，家中兄弟六人，他最小，故又名「李老末」，在豫西也算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李先是「拉桿」為匪，後被鎮嵩軍憨玉琨收編為一旅，在胡（景翼）、憨之戰中投降國民二軍。岳維俊在豫失敗後，李又依附直系。靳雲鶚組建「河南保衛軍」，李任第十三軍軍長。靳投馮後，李在禹州、白沙、登封一帶游移觀望，與靳相互策應。馮、靳失和以來，靳曾鼓動李攻擊密縣，企圖截斷馮軍運輸線——隴海鐵路。

李老末匪幫被韓復榘擊潰後，流竄於豫、鄂、皖交界，先後於一九二八年春及一九二九年初為禍紅安、六安、金寨、霍山等縣，殺燒劫掠、窮凶惡極。

後據劉汝明回憶：一九二九年編遣會議期間，「河南的南五縣又發生了『李老末』匪亂，我們便又再奉命去剿匪。李老末是和『白狼』性質差不多的股匪，聲勢也不小。我們剿了一個多月，在固始縣三河尖，把這股匪眾擊滅，據俘匪說，李老末也被擊斃，不過檢查棄屍，沒有發現李匪的屍骸，但是以後也沒再聽說李匪出現過。」

另有資料云：一九二九年一月，李老末在豫、鄂兩省軍隊進剿下，由湖北應城竄往皖西霍山。二月，在豫、鄂、皖三省軍隊程希賢、夏斗寅、黃國梁等部聯合進剿下，李匪又企圖逃往湖北羅田，因大雪封山，只得在三省邊界流竄。官兵尋雪地匪蹤，窮追不捨，最終在豫、皖邊界的河南商城縣大山中，將李老末擊斃，殘匪千餘人逃回河南。

九月二十四日，靳雲鶚敗走艾亭，收拾殘部，以圖再舉。石友三追蹤而至，急攻之，全殲靳軍殘部，靳僅以身免。

靳雲鶚到了上海，旋赴南京，被蔣介石授予上將參議。中原大戰時期，蔣任靳為「兩河（河南、河北）宣撫使」，意在瓦解馮軍。靳曾向蔣自薦河南省主席未果，遂於一九三〇年謝職，回濟南經營出租「大觀園」事宜。是時，韓復榘為山東省政府主席，視靳為軍界前輩，執禮甚恭。討靳之役歷時十七天即告結束。

此役，靳部軍長秦德純戰前即與孫連仲取得聯繫，在戰鬥打響第五天就歸順了馮軍，戰後被馮玉祥委以第二集團軍第二方面軍副總指揮兼第二十三軍軍長。秦是個聰明人，自知不是馮的嫡系，早早交出兵權，甘當馮的幕僚，果然相安無事，還一度任馮軍副總參謀長，馮軍解體後，又被宋哲元倚為股肱。

孫連仲在「討靳之役」中當居首功。戰後，靳所遺之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職由孫接任；原孫之第九方面軍總指揮職由鹿鍾麟接替。

第二方面軍

總指揮：孫連仲 副總指揮：閻得勝 秦德純

第十四軍

軍長：孫連仲（兼）

第四師

師長：馮治安

第五師

師長：韓德元

第十二師

師長：高樹勳

第二十三軍

軍長：秦德純

第五十九軍

軍長：閻得勝

討斬之役後，韓復榘軍離開駐紮四個月之久的洛陽西工兵營，移駐禹州、郟縣一帶。韓軍撤離後，馮玉祥在西工兵營先後成立第二集團軍訓練總監部和航空學校，石敬亭及鄧建中分別擔任訓練總監和校長。

當年大禹治水有功，在禹州被封為「夏伯」，禹子啟繼位後，建立夏朝，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由此而始。

由於寧、漢對立，南方北伐軍無力北進，馮玉祥求戰心切，乃與閻錫山相約，共同行動：閻攻打京漢線北段之直隸；馮攻打山東與蘇北。

九月二十八日，即討斬之役結束後的第四天，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如約兵出娘子關，往攻石家莊，進窺保定。奉軍萬福林部在望都一線奮力反擊。晉軍力戰不支，鎩羽而歸。

與此同時，馮玉祥也按計畫兵分三路進攻蘇、魯：第一路由鹿鍾麟率其第九方面軍之第十軍（楊虎城）、第二十軍（龐炳勳）、第二十一軍（呂秀文）、李元藻師、常好仁師、王鈺芬師、王金韜師、蕭之楚師、王鴻恩師，共計五萬人，由馬牧集，經碭山攻徐州；第二路由劉鎮華率

其第八方面軍五萬人，由考城進攻濟寧；第三路由孫連仲率其第二方面軍之第十四軍（孫連仲兼）、第二十三軍（秦德純）、第三十三軍（梁壽愷）共計四萬人，由大名進攻德州；第一方面軍孫良誠部、第三方面軍韓復榘部及騎兵集團軍鄭大章部共計九萬人為總預備隊，集結於鄭州至開封一線，為各路策應。

是時，韓復榘軍已由禹州、郟縣移動至許昌、鄭州一線。

第二集團軍自兵出潼關以來，進展神速，屢屢得手，主要還是因為沒有與奉軍及魯軍的主力真正過招。所謂張宗昌有三個「不知道」：不知道兵有多少；不知道錢有多少；不知道姨太太有多少，顯然是一種戲言，但此刻張的軍事實力確已達到鼎盛時期。魯軍計有二十八個軍和六個獨立師，總兵力達四、五十萬，其中嫡系部隊，如褚玉璞、程國瑞、徐源泉、畢遮澄、許錕、孫殿英等軍有十五、六萬，一些著名的北洋宿將，如孫傳芳、曲同豐、張敬堯等均加盟其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張宗昌替張作霖的統治撐起半邊天，其實力與馮軍不相上下。

由於是兵出潼關以來首次與魯軍交鋒，一向謹慎小心的馮玉祥採取了讓非嫡系部隊打頭陣，而將自己的基本部隊留在後方策應的老套路。此次參戰的第一、二路人馬全部是雜軍，第三路也大半是雜軍。

一九二七年十月九日，馮部三路大軍按計畫應同時發動，但第二路劉鎮華軍調兵遲緩，部將姜明玉又臨陣叛變，將副總指揮鄭金聲綁架，送交張宗昌殺害，以至該路不戰而敗，柳河鎮、李

壩集相繼失陷；第三路孫連仲軍因兵出娘子關的晉軍接戰未幾便敗回山西，加之右翼劉鎮華軍亦出師不利，不宜孤軍深入而未出動；實際出征參戰的只有第一路鹿鍾麟軍。

第一路東拼西湊的五萬雜軍進至距徐州十里之九里山，在馬牧集與楊集間與以褚玉璞為總司令的十萬（在前線者五萬）魯軍精銳相遇，斷無不敗之理。自十四日起，鹿軍連失歸德、蘭封、考城，一路退至皖北。此即所謂「馬牧集之役」。馮玉祥哀歎：「這一下，我便打了雙料的敗仗。」^{（註四）}

當馬牧集之戰正在激烈進行之際，第一路副總司令龐炳勳在前線對馮玉祥派去的聯絡官大發牢騷說：「我們的武器太差，頂不住人家猛烈的炮擊。孫良誠、石友三和韓復榘都幹什麼去了，為什麼不來支援？」^{（註五）}此役龐出師不利，退往安徽潁亳，私下抱怨：「馮某人不把基本部隊調上去，是存心要犧牲我們雜牌部隊。」^{（註六）}為此，龐曾與南軍接洽，打算「跳槽」，因故未果。

龐炳勳（一八七九—一九六三），字更陳，直隸新河縣人，行伍出身，早年去東北，在清新軍第三鎮當學兵，旋任測量官。辛亥年，參與藍天蔚、孫岳在清新軍從事的革命活動，事發後，被迫棄軍還鄉，經營販馬、販糧的小本生意，因從商多年，頗具小商小販的精明圓滑，直到四十二歲再次從軍，給當年老長官、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岳當副官長。第一次直奉大戰，任孫部

（註四）馮玉祥：《我的生活》，二百一十二頁。

（註五）王贊亭：《跟隨馮玉祥二十餘年》，第六十三頁。

（註六）馬陳先：《西北軍將領》，二百六十三頁。

騎兵營長，在北京長辛店南崗窪被奉軍炸傷右腿，留下殘疾，從此有了一個「龐癱子」的雅號。龐給士兵訓話時，為保持軍人英姿，跛足下墊一磚，站得筆直，人皆稱奇。第二次直奉大戰時，龐隨孫岳參加「北京政變」，先後升任國民三軍（軍長孫岳）補充團長、第二混成旅長。

一九二六年初，國民軍在奉、魯、直軍聯合進攻下，撤出北京，退往察、綏，龐炳勳乘機脫離國民三軍，被直軍收編，任第十二混成旅旅長，南下入豫，又先後升任師長及「河南保衛軍」（靳雲鶚）第九軍軍長。靳抗奉失敗後，龐向武漢北伐軍輸誠，被委以暫編第五軍軍長，直至寧、漢分裂，又回過頭來找馮玉祥，被馮委以第二十軍軍長，歸鹿鍾麟節制。

龐炳勳為保全自己的小團體，在幾大軍系中不斷改換門庭，亦屬不易，他曾口占「打油詩」一首，聊以自嘲：「年年當雜牌，天天孤哀子。不求向上衝，但願不餓死。」（註七）

龐炳勳在馮軍中很沒「人緣」，眾將都討厭他，皆稱之「龐癱子」而絕少有呼其名者。原國民三軍領袖之一的徐永昌說：「龐更陳與人做部下、做長官都好，而難與同事，以故同僚多惡之。」（註八）原來龐在孫岳部隊時也是如此。但徐又說龐能吃苦耐劳，在練兵帶兵上很有一套。兩年之後，韓復榘發動「甘棠東進」，龐在黑石關截擊韓軍，立一大功，馮玉祥賞其大洋五萬元，並囑諸將以後要好生待他云云。

（註七） 涂克超：〈龐炳勳將軍軼事〉，《傳記文學》，三十二卷，第四期。

（註八） 徐永昌：《求己齋回憶錄》